

反

经

第三册

反

經

第

三

冊

反

经

(三)

主 编 李自然 杨泰峰

反经

(三)

赵蕤 著
艺文堂点校

反

经

(第三册)

.....

一三九

艺文堂点校

卷五

七雄略十八

臣闻天下大器也，群生重蓄也。器大不可以独理，蓄重不可以自守。故划野分疆，所以利建侯也；亲疏相镇，所以关盛衰也。昔周监二代，立爵五等，封国八百，同姓五十五。深根固本，为不可拔者也。故盛则周召相其治；衰则五霸扶其弱，所以夹辅王室，左右厥世，此三圣制法之意。「文、武、周公三圣。」然厚下之典，弊于尾大。

自幽、平之后，日以陵夷，爵禄多出于陪臣，征伐不由于天子。吴并于越，「越王勾践败吴，欲迁吴王于甬东，与百家君之。吴王曰：『孤老矣，不能事君。』」王遂自刭死。越王灭吴。「晋分为三，」〔晋昭公六年卒。六卿欲弱公室，遂以法尽灭羊舌氏之族，而分其邑为十县，六卿各以其子为大夫。晋益弱，六卿皆大。哀公四年，赵襄子、韩康子、魏桓子共杀智伯，尽分其地。至烈公十九年，周威王赐赵、魏、韩皆命为诸侯。晋遂灭。〕郑兼于韩，〔郑桓公者，周厉王少子也，幽王以为司徒。问太

史伯曰：『王室多故，予安逃死乎？』太史伯曰：『独有洛之东土、河济之南可居。』公曰：『何如？』对曰：『地近虢郛，虢郛之君贪而好利，百姓不附。今公为司徒，民皆爱公，请试居之，民皆公之民也。』桓公曰：『善。』竟国之。至后世，君乙为韩哀侯所灭，并其国。郑遂亡。『鲁灭于楚。』鲁顷公二年，楚考烈王灭鲁。鲁顷公亡迁于卞邑，为家人。鲁遂绝。『海内无主，四十余年而为『战国』矣。秦据势胜之地，骋狙诈之兵，蚕食山东，山东患之。』

苏秦，洛阳人也，合诸侯之纵以捭秦；张仪，魏人也，破诸侯之纵以连横。此纵横之所起也。『议曰：《易》称先王建万国而亲诸侯；孔子作《春秋》为后世法。讥世卿不改制世侯。由是观之，诸侯之制，所从来上矣。荀悦曰：『封建诸侯，各世其位。欲使视人如子，爱国如家，置贤卿大夫，考绩黜陟，使有分土而无分人。而王者总其一统，以御其政。故有暴于其国者，则人叛。人叛于下，诛加于上。是以计利思害，劝赏畏威，各竞其力，而无乱心。天子失道则侯伯正之，王室微弱则大国辅之，虽无道不虐于天下。此所以辅相天地之宜，以左右人者也。』曹元首曰：『先王知独

理之不能久，故与人共理之；知独守之不能固，故与人共守之。兼亲疏而两用，参同异而并进。轻重足以相镇，亲疏足以相卫。兼并路塞，逆节不生也。」陆士衡曰：「夫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乎悦下，为己存乎利人。夫然则南面之君各矜其治。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，雄俊之人无以寄霸王之志。」盖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。夫兴衰隆替，理所固有；教之废兴，存乎其人。愿法期于必凉，明道有时而暗。故世及之制，弊于强御；厚下之典，漏于末折。浸弱之衅，遘自三季；陵夷之祸，终于『七雄』。所谓『木大必折，尾大难掉』，此建侯之弊也。」

苏秦初合纵，至燕。「周武定殷，封召公于燕，与六国并称王。」说燕文侯曰：「燕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呼沱、易水，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六百乘，骑六千匹，粟支数年。南有碣石、雁门之饶，北有枣栗之利，民虽不田作，而足于枣栗矣。此所谓天府者也！夫安乐无事，不见覆军杀将，无过燕者。大王知其所所以然乎？夫燕所以不犯寇被甲者，以赵之为蔽其南也。」

秦、趙相弊，而王以全燕制其后，此所以不犯寇也。且夫秦之攻燕也，逾云中、九原，過代、上谷，彌地數千里，雖得燕城，秦計固不能守也。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！今趙之攻燕也，發號出令，不至十日，而數十萬之軍，軍于東垣矣。渡呼沱，涉易水，不至四五日，而距國都矣。故曰：秦之攻燕也，戰于千里之外；趙之攻燕也，戰于百里之內。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于千里之外，計无过于此者。是故愿大王與趙從親，天下爲一，則燕國必无事矣。」燕文侯許之。

〔樂毅獻書燕王曰：「比目之魚，不相得則不能行，故古者稱之，以其合兩而如一也。今山東不能合弱而如一，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。又譬如軍士之引車也，三人不能行，索二人，五人而車因行矣。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，索二國因能勝秦矣。然而山東不知相索，則智固不如軍士矣。胡與越人，言語不相知，志意不相通，同舟而渡波，至其相救助如一。今山東之相與也，如同舟而濟，秦之兵至，不能相救助如一，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。三物者，人之所能爲一。山東主遂不悟此，臣之所爲山東苦也，愿大王熟慮之。今韓、梁、趙三國已合矣。秦見三晉之堅也，必南伐楚。趙見

秦之伐楚，必北攻燕。物固有势异而患同者，秦久伐韩，今秦之伐楚，燕必亡。臣窃为大王计，不如以兵南合三晋，约戍韩、梁之西边。山东不能为此，此必皆亡矣。』燕果以兵南合三晋。

赵将伐燕，苏代为燕说赵王曰：『今者臣从外来，过易水，见蚌方出曝，而鹬啄其肉，蚌合而挟其喙。鹬曰：『今日不雨，明日不雨，必见蚌脯。』蚌亦谓鹬曰：『今日不出，明日不出，必见死鹬。二者不肯相舍，渔父得而并擒之。今赵且伐燕，燕赵久相支，以弊其众，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！愿大王熟计之。』赵王乃止。

齐宣王因燕衰，伐燕，取十城。燕易王谓苏秦曰：『先生能为燕得侵地乎？』秦曰：『请为取之。』遂如齐，见齐王，拜而庆，仰而吊。齐王曰：『是何庆吊相随之速也？』苏秦曰：『臣闻饥人之所以饥而不食鸟喙者，为其愈充腹而愈死，人同患也。今燕虽小弱，即秦之女婿也。大王利其十城而长与强秦为仇。今使弱燕为雁行，而强秦推其后，是食鸟喙之类也。』齐王曰：『然则奈何？』苏秦曰：『臣闻古之善制事者，转祸而为福，因败而为功。大王诚能听臣，归燕十城，燕必大喜。秦王知以

己之故而归燕之十城，亦必喜。此所谓弃仇仇而结硕果也。』齐王曰：『善。』于是归燕十城。」

苏秦如赵「赵之先与秦同祖，周缪王使造父御破徐偃，王乃赐造父以赵城，赵氏世为晋卿也」，说赵肃侯曰：「臣窃为君计，莫若安民无事，且无庸有事民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于择交，择交而得则民安；择交而不得，则民终身不安。请言外患，齐秦为两敌，而民不得安。倚秦攻齐，而民不得安。倚齐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君诚能听臣，燕必致毡裘狗马之地；齐必致鱼盐之海；楚必致橘柚之园；韩、魏、中山皆可使致汤沐之奉；而贵戚父兄皆可受封侯。夫割地包利，五伯之所以覆军擒将而求也；封侯贵戚，汤武所以放弑而争也。今君高拱而两有之，此臣之所以为君愿也。」

夫秦下轲道而南阳危，劫韩包周，则赵自操兵，据卫取淇、卷，则齐必入朝秦。秦欲已得乎山东，则必举兵而向赵矣。秦甲渡河逾漳，据番吾，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为君危也。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，莫强于赵。赵地方二千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车千乘，骑万匹，粟支数年。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东有清河，北有燕。燕

固弱国，不足畏也。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赵。然而秦不敢举兵而伐赵者，何也？畏韩、魏之议其后也。然则韩、魏，赵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韩、魏也，无名山大川之险，稍稍蚕食之，传国都而止。韩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、魏之规，则祸必中于赵矣。此臣之所为君患也。

臣闻尧无三夫之分，舜无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。禹无百人之聚，以王诸侯。汤武之士，不过三千，车不过三百乘，卒不过三万，立为天子。诚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敌之强弱，内度其士卒贤不肖，不待两军相当，而胜败存亡之机，固已形于胸中矣。岂掩于众人之言，而以冥冥决事哉！臣窃以天下之地图按之，诸侯之地，五倍于秦；料度诸侯之卒，十倍于秦。六国并力，西面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今西面而事之，见臣于秦！夫破人之与见破于人，臣人之与见臣于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论哉？夫衡人者皆欲割诸侯之地，以与秦。秦成则高台榭，美宫室，听笙竽之音，国被秦患而不与其忧。是故衡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愿大王熟计之。

臣闻明主绝疑去谗，屏流言之迹，塞朋党之门，故尊主强兵之臣，得陈忠于前

矣。故竊为大王计，莫若一韩、魏、齐、楚、燕从亲，以叛秦。合天下之将相会于洹水之上，通质，刑白马而盟。约曰：秦攻楚，齐魏各出锐师以佐之，韩绝其粮道，赵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；秦攻韩魏，则楚绝其后，齐出锐师以佐之，赵涉河漳，燕守云中；秦攻齐，则楚绝其后，韩守成皋，魏塞其粮道，赵涉河博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燕，则赵守常山，楚军武关，齐涉渤海，韩魏皆出锐师以佐之；秦攻赵，则韩军宜阳，楚军武关，魏军河外，齐涉清河，燕出锐师以佐之。诸侯有不如约者，以五国之兵共伐之。六国从亲以宾秦，则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，以害山东矣！如此则霸王之业成矣。』赵王曰：『善。』

「秦既破赵长平军，遂图邯郸。赵人震恐，东徙。乃使苏代厚币说秦相应侯曰：『武安君擒马服子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『又欲图邯郸乎？』曰：『然。』代曰：『赵亡则秦王矣！夫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，七十余城，南取鄢郢、汉中，北擒马服之军，虽周、召、吕望之功不益于此。赵亡即秦王矣。以武安为三公，君能为之下乎？欲无为之下，固不得矣。秦攻韩，图刑丘，困上党。上党之人皆归赵，不乐为秦人之

日久矣。今赵北地入燕，东地入齐，南地入韩魏。君之所得，无虑几何？故不如因而割之，无以为武安君之功也。』于是应侯言于秦王曰：『秦兵疲劳，请许韩赵之君割地以和。』秦既罢军，赵王使赵赦约事秦，欲割六城而与之。虞卿谓王曰：『秦之攻赵也，倦而归乎？其力尚能进，爱王而弗攻乎？』王曰：『秦之攻我，无余力矣，必以倦归耳。』虞卿曰：『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，倦而归，王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，是助秦自攻耳。来年秦复求割地，王将与之乎？弗与，则弃前功而兆后祸也；与之，则无地以给之。』语曰：『强者善攻，弱者善守。』今听秦，秦兵不弊而多得地，是强秦而弱赵也。以益强之秦而割逾弱之赵，其计固不止矣。且王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而给无已之求，其势必无赵矣。』王计未定，楼缓从秦来，王以问之。缓曰：『不如与之。』虞卿曰：『臣言勿与，非固勿与而已也。秦索六城于王，王以六城赂齐。齐，秦之深仇也，得王之六城，并力而西击秦，齐之听王，不待辞之毕也。则王失之于齐取偿于秦。而齐赵之深仇可以报矣，且示天下有能为也。王以此发声，兵未窥于境，秦之重赂必至于赵而反请和于王。秦既请和，韩、魏闻之，

必尽重王；重王，必出重宝以一于王。则是王一举而得三国之亲，而秦益危矣。』赵王曰：『善。』即遣虞卿东见齐王，与之谋秦。虞卿未及发，而秦使者已在赵矣。楼缓闻之，亡去。

秦围赵，王使平原君入楚从亲而请其救。平原君之楚，见楚王说以利害，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。毛遂乃按剑历阶而上，谓平原君曰：『纵之利害，两言而决耳。今日出而言，日中不决，何也？』楚王叱曰：『胡不下！吾与汝君言，汝何为者！』毛遂按剑而前曰：『王之所以遇遂者，以楚国之众也。今十步之内，王不得恃楚国之众，王之命悬于遂之手矣。吾君在前，叱者何也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立为天子，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。今楚地方五千里，持戟百万，此霸王之资也。以楚之强，天下莫能比而不能当也。白起，小竖子耳，率数万之众，兴师以与楚战，一战而举鄢郢，再战而烧夷陵，三战而辱王之先人。此百代之怨，赵之所羞而王不知耻焉。今合纵者为楚不为赵也。』楚王曰：『苟如先生之言，谨奉社稷以从。』楚于是遂出兵救赵。

赵孝成王时，秦围邯鄲，诸侯之救兵莫敢击秦。魏王使晋鄙救赵，畏秦，止于汤阴不进。魏使客将军新垣衍间入邯鄲，令赵帝秦。此时鲁连适游赵，会秦围邯鄲。闻魏欲令赵尊秦为帝，乃见平原君曰：『梁客新垣衍安在？吾请为君责而归之。』平原君曰：『胜请为介绍。』鲁连见新垣衍而无言。新垣衍曰：『吾视居此围城之中，皆有求于平原君也。今观先生之玉貌，非有求于平原君也，曷为久居围城之中而不去乎？』鲁连曰：『世以鲍焦为无从容而死者，皆非也。众人不知为一身。彼秦者，弃礼义而上首功之国，权使其上，虏使其人。彼即肆然为帝，过而遂政于天下，则连有蹈东海而死者，吾不忍为之人也。所以见将军者，欲以助赵。』衍曰：『先生助之，将奈何？』鲁连曰：『吾将使梁及燕助之，齐、楚则固助之矣。』衍曰：『燕则为请以从矣；若乃梁者，即吾乃梁人也，先生恶能使梁助之？』鲁连曰：『梁未见秦称帝之害故耳。使梁见秦称帝之害，则必助赵矣。』衍曰：『秦称帝之害何如？』连曰：『昔者，齐威王尝为仁义矣，率天下诸侯而朝周。周贫且微，诸侯莫朝，而齐独朝之。居岁余，周烈王崩，齐后往。周怒，赴于齐曰：「天崩地坼，天子下席。东蕃之

臣田嬰后至，则斩！」齐威王勃然怒曰：「叱嗟，而母婢也！」卒为天下笑。故生则朝周，死则叱之，诚不忍其求也！彼天子固然，其无足怪。」衍曰：「先生独不见夫仆乎？十人而从一人者，宁力不足而智不若耶？畏之也！」鲁连曰：「呜呼！梁之比秦，若仆耶？」衍曰：「然。」鲁连曰：「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。」衍愕然曰：「亦甚矣，先生之言也！先生又恶使秦王烹醢梁王？」连曰：「固也，待吾将言之。昔者，九侯、鄂侯、文王，紂之三公也。九侯有子而好，故献之紂。紂以为丑，醢九侯。鄂侯争之强，辨之疾，故脯鄂侯。文王闻之，喟然而叹，故拘之牖里之库，百日欲令之死。曷为与人俱称王，卒就脯醢之地？齐闵王将之鲁，夷维子谓鲁人曰：「子将何以待吾君？」鲁人曰：「吾将以待十太牢待子君。」夷维子曰：「子安取礼而来？彼吾君者，天子也。天子巡狩，诸侯避舍，纳管签，摄衽抱几，视膳于堂下，天子已食，乃退而听朝也。」鲁人投其签，不果内，不得入于鲁。将之薛，假途于邹。当是时，邹君死，闵王欲入吊，夷维子谓邹之孤曰：「天子吊，主人必将倍殡，设几北面于南方，然后天子南面吊。」邹之群臣曰：「必若此，将伏剑而死！」故不敢入于